

歷史空間

通許有個曹植墓

■馬承鈞

■曹植
網上圖片

久聞河南省通許縣有個「七步村」，與「才高八斗」的曹植有關，早想去看看。日前中國書畫院副院長劉合彬來豫小住，說要回通許老家重訪曹植墓，使我得以一償心願。

眾所周知，曹植（192—232）是一位文學天才。他十歲能誦詩文辭賦數十萬言，且出口成章下筆成文，深得曹操寵愛。最有名當數其「七步詩」和《洛神賦》了。一首「煮豆持作羹，漉豉以為汁。其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」，道出這位王子的大不幸；一篇《洛神賦》，以浪漫主義手法，寫絕了人神間纏綿悱惻若夢若幻的傳奇戀情。歷代評論家無不肯定曹植在建安文學中的骨幹地位，南朝文學家謝靈運更有「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獨佔八斗」之說！

出發前，劉先生請我們在開封早餐，然後取出一個精美盒子，打開一看，是幅翰墨長卷。待徐徐展開，眾人「哇」地驚呼起來，長達五六米、寬約一尺的仿古絲綢上密密麻麻寫滿蠅頭小楷，字跡清秀端莊、嫺熟圓潤。再細看，寫的是五篇古文經典，第一篇正是曹植的《洛神賦》！

我說：「劉先生是有備而來啊！」他道：「去看曹植墓，不能空手啊，這幅字就算送給故鄉的禮物嘍！」

一路上大家圍繞曹植聊了起來。劉合彬國學修養深厚，他說，曹操本以為曹植在25個兒子中「最可定大事」，幾度欲立他太子。但曹植「任性而行，飲酒不節」，多有僭越，屢犯禁令，令曹操大怒，終於徹底失寵，使工於心計的曹丕當上太子。從此一位養尊處優的王子變成被人欺辱的受氣包，一代「詩壇仙才」就這樣埋沒了。

車行半小時抵達通許，通許縣原人大史主任史政法陪同參觀。我好奇地問史主任：「曹植緣何葬在通許呢？」

「曹丕當皇帝十年後病死，其子曹睿繼位魏明帝，仍對曹植處處設防。曹植最後的12年

裡，曾兩封雍丘，在此度過6年時光。雍丘就是今天的河南杞縣，古稱「雍丘城」，為杞國都城。杞國很古老，而通許建縣很晚，這七步村曾屬杞縣管轄，後來劃歸通許了。」史先生如數家珍：「曹植晚年被賜陳王，去世後謚號『思』，所以後人稱他『陳王』或『陳思王』。將他所葬之處更名『七步村』也是順理成章的事，一到七步村你就知道嘍！」

小車由通許縣城東行12公里，駛進長智鎮一個綠樹掩映的村莊，史主任說，這便是七步村了。汽車停在一個坐東向西的大院落前，古樸厚重的木門上赫然鐫刻四個大字「曹植陵園」。下車入內，是個碩大的院子，約有一千多平米，滿院高聳的楊樹和一地白蒿，散發出幽幽的香氣。門口朝南立有一明代碑刻，上刻「通許縣創建陳思王陵祠記」，立於明萬曆八年（1580），碑文清晰可見。

一個饅頭般圓潤的墳穴置於院子北端，直徑約二三十米，墳塚長滿茸綠草，墓前有一通「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」石碑，左右有七八塊歷代名人題刻。院子中央有一碑亭，飛簷翹角、古樸莊重，但已破爛不堪，一看便知是明代遺跡。亭上書有四字：「天資絕倫」，紅底藍字、古樸蒼勁，劉合彬指着這匾額道：「你們看這四字魏碑，端莊勁拔、力透紙背，見功夫啊！」亭中央立一高達四米的碑石，上鐫「魏陳思王曹植之墓」，也是明萬曆八年建立，字跡依稀尚存，記述着曹植的生平。

我們圍着曹植墓徘徊，都不說話，生怕驚動一代詩人的靈感。曹植現存詩90餘首、賦45篇，另有章、表、論、頌等各種著述，站在詩人墓前，想到他41歲便流星般隕落，我等不禁黯然。書法家給每人發一支煙，他不會抽，也點燃一支，剛一吸就噙了一口，他掐滅煙，慢慢道來：「據縣志記載，曹植墓是明成化六年（1470）夏天發現，距今540多年了！那年黃河決口，這個村被大水包圍，大水退後土崗上出現一個洞穴，穴中有石門，進去發現豎有一石碑，上刻『魏曹植之墓』，鄉人仰其大名，便在此建起祠堂。抗戰時祠堂拆除，修成一座小學，即如今的七步小學。解放後這裡改成曹植陵園。2000年河南省政府定為省級重點文保單位後，國家旅遊局也列它為『三國旅遊熱線』景點了。」

史主任接着道，曹植墓發現9年後，1479年，明正統七年進士、官至甘肅巡撫和副都御史（相當於監察部副部長）的一代廉臣婁良告老還鄉，發現曹植墓「今塚猶存」，便着手重修曹植祠。至明萬曆八年，侍御蘇民望見曹植陵墓「僅存坯土，人畜踏踐」，又下令重修，通許縣令王喬吳組織人力耗費一月，重修陵墓和祠堂，並廣植柏、槐、榆、柳。這塊

「通許縣創建陳思王陵祠記」石碑，便是王喬吳撰寫刻立的，算來也400多年了。

隨行攝影師許雷介紹說，近年不少文化名人紛紛來此瞻仰，著名文化學者文懷沙、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孫軼青、中華詩詞研究所所長林從龍等名家都曾來此訪古探幽，留下佳作。孫軼青寫詩曰：「神州堪傲此神童，七步成詩天下名。惟有相煎千古訓，應須萬世重德行。」林從龍擬一聯云：「詩成七步，名冠千秋」。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协副主席、廣西書協主席鍾家佐作五言詩道：「七步仰高才，文章尊斗魁。相煎何所置，千古有豐碑。」《中華詩詞》副主編歐陽鶴教授賦七絕《曹植墓感賦》：「七步詩成數古今，相煎其豆恨何深。陳王舊事千秋筆，惹得騷人發慨吟！」

步出靜謐的曹植陵園，大家一片緘默，似還沉浸在1800年前那段時空裡，對曹植的才華與不幸耿耿於懷，更對封建王朝兄弟閹割你死我活的宮廷博弈難以理解。劉合彬卻道：「封建餘毒遠未消除，人性的弱點仍在蔓延啊——君不聞現代社會仍不時上演『副職砍殺正職、碩士毒死室友』的慘案麼？」

書家之言發聾振聵令人反思，這才是參觀曹植墓的意義啊！重溫「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」的千古浩歎，想起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」的名言，尤覺私慾氾濫之可怕、淡泊明志之可貴！我感慨道：「我們今天太需要互敬互愛、團結奮進的『正能量』了！從政者更須經常自覺地『照鏡子』、正衣冠、洗洗澡、治治病」，如此國泰民安才不是空話，『其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』的悲劇才不會重現，強國富民的『中國夢』才會夢想成真！」

此言博得大伙的共鳴，史主任對我說：「請馬先生把今天的觀感做一篇文章，讓小楷王劉合彬寫成小楷長卷，也算對這次通許之行留個紀念吧！」大家一致叫好。劉合彬問我此刻感想，我隨即念出四句：

「今日來訪七步村，無限感觸撼心魂。子建墓前憶往事，以史為鑒啟後人！」



■圖：張小板

生活點滴

請給老人以尊嚴

■吳翼民

如同讀氣溫表一樣，人活到了老年階段一如氣溫下降到零度，接着開始呈負值了，有人形象地比喻說，人越活得年長，其實越呈年幼的狀態，以智商論，八十幾歲老人的智商與十幾歲孩子的智商相彷彿，其他飲食起居各方面也很相似，人越老，越呈年幼狀態。古希臘斯芬克斯之謎所說的「一種動物早晨四條腿，中午兩條腿，晚上三條腿走路」，謎底是「人」，其實就把老人與兒童歸於一類了。無錫方言把孩子稱之為「老小」，也是一樣的道理，小的如老的，老了就小了。基於這樣的道理，我們對待老人就應該像對待孩子一般呵護啊，其實比之孩子，老人應當得到更多的關心。孩子在成長，充滿着希望；老人在衰老，「無可奈何花落去」，何等淒涼！有人說，老人到了暮年，先是離不開書，接着離不開房，最後就離不開床。是這樣的情狀，我先後侍候並送走的幾位長輩都經歷了「巷一房一床」的軌跡。我想說的是，在這一條軌跡中，我們做小輩的除了物質的贍養，更需付出精神的贍養。

如今物質贍養在城市裡大抵不成問題，多數老人都有退休養老金，「蜻蜓吃尾巴——自吃自」，綽綽有餘了。我的長輩卻有例外者，如我的母親和伯母，都沒有履歷過社會工作崗位，沒有退休金，後來又都年邁孀居着，就得靠小輩贍養。我母親多兒女，尚不用愁，伯母卻是孤身一人，儘管伯父去世前變賣了紅木傢具、首飾等為遺孀留下一筆遺產，但能應付得了幾多時日？所以伯母的餘生由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包攬下了，除了一起過日子，我們還貼零花錢給她老人家的。老妯娌和小輩之間其樂融融。

然而即便如此，伯母仍孤寂感時時襲來，經常一人關在樓上房間裡「竹園乘涼」——靠一副宣和牌「打打五關」、「拆拆烏龜」（獨自玩的骨牌遊戲）捱度時光，不然就盯住伯父的遺像和他們年輕時

■關愛老人
網上圖片

的靚麗照片發呆。母親就經常讓她下樓來，坐在客堂裡和左鄰右舍一道說說話兒。伯母中年時當過居民小組長，與街坊中的張師母李師母們熟悉，大家一起說說從前的經歷就有了共同語言，偶爾說到了鄰居中曾經有過的風情事兒，伯母和母親會一起酣暢發笑，鄰舍們也大笑，這時我發現年邁的伯母起碼後生了十歲呢。

後來，伯母越來越老了，生活起居都離不開別人侍候了，就經常會出現便溺失禁的狀況。這是最讓她難堪之事，她老人家出身大家，人又長得端莊清爽，一輩子沒受過大的波折和屈辱，怎麼容忍得了不可抗拒的衰老邁退呢？經常自怨自責，掩掩藏藏，把尿濕綳綳的褲子和床單東塞西塞。我母親比伯母小十歲，手腳尚利索，看在眼里，記在心裡，便不動聲色把伯母藏起來的髒褲和髒床單等穢物偷偷取出來洗了，或者讓我妹妹一併兒收拾清爽了。那時我妹妹尚有些抱怨，母親就讓她休要出聲，務必不要傷害了伯母的自尊。妹妹也就隱忍不發，慢慢也習慣了。

伯母經常坐一張藤椅盤桓時光，冬天在藤椅上墊一個棉墊，夏天在藤椅上鋪一張竹蓆，即便如此，藤椅仍經常被她尿了濕透。我妹妹見了會禁不住嚷嚷：

「哎呀呀，姆妹（蘇州話對伯母的稱謂）呀，你……你怎麼……」妹妹話未說完，我母親立即打斷妹妹的話道：「哪裡的話，是姆妹勿當心潑翻的茶水。」

妹妹立即會意，接着母親的話茬咕囁說：「哎呀，姆妹怎麼勿當心潑翻了茶水呢？弄得藤椅上全是水漬。」

伯母便自責：「真是的，年紀一大就……就勿連牽，（蘇州話，意為做事不靠譜）茶杯也……也拿勿穩哉。」

而後，妹妹就侍候伯母把濕內褲替換了，侍候她午睡了，接着就將她的藤椅和座墊沖刷晾曬一淨。所以好一段日子，伯母經常會有茶水潑翻在藤椅上的事發生。我們兄弟姐妹也習以為常。

伯母壽終正寢了，若干年後，我的母親也臨了伯母的境況了，小輩們又重拾了「茶水潑翻在藤椅」的說法，母親心裡當然明白，也受用了她傳授給兒女們的善意。

老人們雖然智商和行為皆返歸幼稚，做人的臉面和尊嚴卻不會降低，為小輩者必須予以尊重。兩年前，我岳父住在康復院，我多次去探視，看到那裡的護工在處理老人們的衛生事宜時每每粗手大腳，大開大闢將老人們的隱私部位暴露於光天化日，有的老人雖不能說話抗議，只會唧唧啞啞亂喊，我卻能從喊叫聲中聽出幾許的悲憤。我會以小輩的名義向當事的護工嚴正指出，你的服務對象如果是你的父母，你也會這樣不顧其尊嚴嗎？

豆棚閒話

大師與大神

■馮磊

提到一些「大師」，我總是想起大神。聽人談起「大師」的出道，有時我會想到跳大神。東北方跳大神，據說就是薩滿舞。我不是研究原始巫術的，自然無緣接觸。但，民間婦女跳大神騙錢的，確也見過識過。想來，很多人也曾見過識過。

「大師」與大神，都喜歡胡吹海捧。大神與「大師」，不少人身邊粉絲如雲。

梵高生活的時代，大師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。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眼裡，大師生活在古希臘時代。現在，我們看梵高和高更，覺得很了不起。覺得他們是古代的傢伙。但是，當年梵高和高更混得很差。卡夫卡和馬爾克斯是公認的大師。卡夫卡畢生窮愁潦倒，馬爾克斯寫作《百年孤獨》的時候，一家人連肚子都餓不飽。我看到的大師，大抵是些混得不開心的傢伙。那些混得好的，有些往是騙子。騙子有別號，有時也叫「社會活動家」。這類人，文藝界有，其他領域也有。無論哪個時代，總有一些「活動家」在招搖。他們是在做生意和耍把戲，但總有人認為他們在搞藝術。

網絡上，偶爾也會撕下一些大師的畫皮。他們混得都不賴，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座上賓。但是，他們的小小狐狸尾巴還是露出來了。於此。

其二，吃得腦滿腸肥的，眼袋耷拉得老長，動不動喜歡要把戲玩「現場驗證」的，要麼是過氣的娘娘，要麼是不學無術的暗娼。我說的「娼」，是不學無術的「娼」。微博上說，有人推薦某「大師」去高校任教。對人介紹則稱，此人具有非凡的特異功能。大學校長很有禮貌地接見了來者，校長說：「聽說你有特異功能，學校的公章在保險箱裡，如果不開鎖能拿出來，我給你蓋章。」騙子聞說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有天空，就有霧霾。太陽出來，霧霾就消散了。所以說，偶爾曬曬太陽，是有好處的。人如此，有時候，事也如此。我說的，是常識。